

▲ 玉壶冰心

好梦种在春深时

□王纯

春天渐渐深了,已是绿肥红瘦的时节。花褪残红青杏小,春天的花朵,悄然化作了枝头青涩的果实。

老家的庭院里有一棵杏树,每年的这个时候,一枚枚青杏就像碧绿圆溜的纽扣一样,结得满树都是。记得多年前,我总是仰着头问母亲:“这杏子什么时候熟啊?”母亲笑眯眯地说:“咱家这是麦黄杏,麦子黄的时候就熟喽!”我掰着手指算了算,麦子黄时是夏天,天热起来杏子就熟了。人们都说春华秋实,从春天到秋天是太过漫长的等待,而总有些善解人意的果树,果实到夏天就可以吃了。从春天深处到夏天,真的只是转眼之间。我的心中种下了期盼,很快就能圆梦。好梦种在春深处,我亲眼看着树上青涩的杏子一天天长大,就像一步步向着理想之境进发一样,心里是满满的期许和欢欣。

春天的土地散发着泥土的芬芳,那种气味特别好闻。我喜欢在煦暖的风里闭上眼睛,然后深深呼吸,把田野的气息吸入肺腑,让大自然的芳香荡涤身心,特别舒畅。我家的土地刚刚翻过,要种四季豆了。我们姐妹都爱吃四季豆,父亲每年都要种。记得妹妹问父亲:“为啥现在种四季豆?如果开春种的话,说不定现在就能吃了。”父亲说:“开春可不能种!四季豆喜欢温暖天气,得等天完全暖和了才能种。”种四季豆是一种仪式,意味着料峭春寒偃旗息鼓,风和日暖,再也不会寒冷来侵扰。饱满的四季豆菜种,仿佛襁褓中的小婴儿,乖乖地蜷在我的掌心。我抚摸着滑润的种子,想象着它在土地里发芽生长的过程,不由微笑起来。我把浅褐

色的四季豆种子按进土坑的时候,觉得一个好梦就要发芽了,心也跟着飞扬起来。

春天深处,草木和庄稼的秘密都开始膨胀,万物的梦想都在路上。蔷薇花和梧桐花是春天深处的最后一抹丽影,它们匆匆开过便会绝尘而去,留下绵绵不绝的余香。农家飘出榆钱饭的香味,柳絮做好了飞翔的准备,槐花悄悄酝酿着甜香,新荷也在默默积蓄力量……这样的时刻,真适合种下一个又一个好梦啊。

遍地的蒲公英正开着明黄色的小花朵,每一朵花都像一张笑脸,喜气洋洋的。有些急性子的蒲公英已经结出雪白的绒球,我知道,风一吹,绒球便会轻轻炸开,散作一把把小伞,飘向远方。可是,我喜欢把雪白的绒球放在嘴边吹,让它们借助我的力量飞翔,这样我会觉得自己也化作了蒲公英,去奔赴星辰和大海,奔赴明天和未来。我想像蒲公英一样,四海为家,去圆自己的梦。每一粒蒲公英的种子,都带着绒绒的羽毛,那是它们飞翔的翅膀。我吹飞的一粒蒲公英种子,飘飘摇摇,向着蓝天飞去,要去丈量蓝天的高度。母亲告诉我,最勇敢的蒲公英,会在陌生的土地上,营造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多年后,我在陌生的土地上扎了根。我在城市的公园散步,忽然听到孩子们美妙的声音:“妈妈告诉我,天地很辽阔,小小蒲公英,是长在田野的云朵,是拥有翅膀的花朵。长大以后,跟着风而走,四海为家,不忘妈妈的牵挂……”我停下脚步,聆听着孩子们天籁般的声音,不觉动情。

好梦种在春天深处,梦想的种子会带着我们四处闯荡。可是不管走多远,我们的根,永远在故乡的春天深处。

▲ 心香一瓣

旅行与读书

□苑广阔

我们一家四口都爱旅行,也爱读书。每次出门,行李箱里总要给书留出一角。说来有趣,四个人带的书总是不重样,就像我们各自眼中的风景也各不相同。

我在旅行的时候,最喜欢带历史类的图书,砖头一样厚重。在机场候机时,坐在舒服的椅子上读上几页,仿佛穿越到了千年前。爱人偏爱散文,她的书总是轻薄的,带着淡淡的墨香。在酒店阳台上,她倚着藤椅读书的样子,本身就是一幅画。大女儿痴迷小说,走到哪儿都捧着,有时在景区排队,她读得入神,连队伍往前挪了都不知道。小女儿喜欢各种漫画书,大的书包都装不下,小的则比人的巴掌大不了多少,塞在口袋里,随时可以掏出来读上几页。

在异乡的清晨,我们常常各自占据房间一角读书。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溜进来,落在书页上,把文字染成金色。我们偶尔抬头相视一笑,又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这样的时刻,连空气都是安静的,只有书页翻动的沙沙声。

记得在广西北海市的一家小餐馆里,等菜的间隙,我们又不约而同地掏出书来。邻桌的客人投来诧异的目光,大概没见过这样“用功”的一家人。

老板娘上菜时笑着说:“你们这一家子,可真爱学习。”我们相视一笑,权当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表扬吧,然后继续读着各自的书,直到饭菜上齐,开

始吃饭。

旅行中读书,总有些意想不到的趣味。在敦煌莫高窟外的长椅上,大女儿禁不住大声朗诵王维的边塞诗,抬头便是苍茫的大漠,诗中的意境突然鲜活起来。在苏州的园林里,爱人读着叶圣陶的《苏州园林》,不时对照着眼前的景致,仿佛在与作者隔空对话。我在西安的城墙上翻阅着《史记》,脚下的每一块砖似乎都在诉说着千年前的故事。

有时我们也会交换着读书。在去黄果树瀑布的旅途中,姐姐把她的小小说递给妹妹,我把《历史的角落》塞给爱人。透过不同的文字,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世界。云贵高原的阳光透过车窗洒进来,照在书页上,仿佛连文字都有了温度。

读书让我们在旅途中慢下来。别人忙着打卡景点时,我们可能正坐在路边的长椅上读书。有人说我们“另类”,可我们乐在其中。因为读书,我们看到了更多别人看不到的风景。在丽江古城,我们读着纳西族的历史,那些古老的建筑突然有了灵魂;在杭州西湖,读着苏轼的诗,连湖面的涟漪都带着诗意。

旅行结束回家,行李箱里的书总是会多几本。在异乡的书店里,我们总会忍不住带走一两本。这些书成了最好的纪念品,每次翻开,都能闻到那个城市的气息。

有人说,要么读书,要么旅行,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。对我们来说,读书和旅行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。带着书去旅行,就像带着灵魂上路,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丰盛。

夜深了,我合上手里的书,看着家人们各自沉浸在书中的样子。窗外的月光洒进来,与酒店台灯的光晕交织在一起,照亮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充满书香的世界。这样的时刻,真好。

本版邮箱:yzwbhxd@126.com,欢迎投稿。

▲ 心灵物语

春风十里荠菜香

□王新芳

“我对荠菜,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。”这是张洁《挖荠菜》一文开篇之语,道出了作者对荠菜的感激和珍惜之情。我也喜欢荠菜,但喜欢的原因和张洁有所不同。

风从东南来,带着江南的潮润与塞北的料峭,在料峭里揉进几缕柔软,便是春了。当柳梢笼一团鹅黄,当腊梅散几缕幽香,荠菜也在松软的麦垄田间悄然苏醒,锯齿状的叶子贴着地皮生长。报春菜!当我们的味蕾饱受反季蔬菜的折磨时,突见荠菜,怎能不喜上心头呢?

民谚曰:三月三,荠菜当灵丹。荠菜不仅是一种野菜,更是一味草药。其味甘、淡,性凉,具有凉肝止血、平肝明目、清热利湿之功效。乍暖还寒的春天,是感冒的多发季节,吃点荠菜,不仅清新淡雅,满口春意,还能吃出生生与健康来。

在春天众多的野菜中,大概荠菜最有文人气。《诗经》里有:“谁谓荼苦,其甘如荠。”辛弃疾挥笔写下的春天是: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”。残雪初消,陆游一边烹荠菜羹,一边赞叹其“珍美胜羔豚”。苏轼被贬,苦中有乐,盛赞荠菜为“天然之珍,虽小甘于五味,而有味外之美”。

春天挖荠菜,是成年人一种有趣的游戏。提着小篮子,迈着轻捷的步子,向广阔的田野走去。低眉抬首,嫩芽,春水,小鸟,白云,时时与大自然的惊喜相遇。同浩荡的春风一起呼吸,忘却一切烦恼疲惫,自由轻松,只为天地的况味和人世间的欢愉。

荠菜东躲西藏,调皮地和我们捉迷藏。放低身段,仔细寻找,这儿瞅瞅,那儿瞧瞧,突然发现一丛、一簇,翠生生,带点毛边的细茎,抑制不住惊呼一声,弯腰俯身,左手握荠菜,右手持小铲,起落之间,荠菜连根离地。轻抖泥土,放入篮中。如是者三,荠菜盈篮,志得意满。

挖回的荠菜要趁新鲜及时处理,去掉黄叶,剪去根部,抖落泥沙,用盐水浸泡一会儿,再用井水清洗数遍。翡翠般的叶子浮在青花瓷盆里,仿佛盛着一汪春水。之后放进沸腾的开水锅里烫一下,捞出后放凉备用。炒食、凉拌、做馅等,怎么吃全看个人选择。

包饺子是吃荠菜最熨帖的仪式。荠菜焯水后愈发青翠,混着春韭碎、炒鸡蛋,淋几滴麻油。擀面杖在案板上滚动的声响,应和着檐下归燕的呢喃。白胖的饺子在沸水里沉浮,蒸汽氤氲间,那抹草木清气竟能穿透荤腥,在舌尖绽放出山野的况味。

荠菜固守着时令,有些事物注定与节气同呼吸,在这个时代里,慢成了最奢侈的坚守。

原来,世间至味不在珍馐,而在四时有序的等待里,在人与土地相看两不厌的深情中。

▲ 吉光片羽

绿满人间四月天

□杨丽丽

读林徽因的《你是人间四月天》,被其中一句“新鲜初放芽的绿”击中了内心,透过文字,我仿佛看到那些鲜嫩的、稚嫩的、清浅的绿意一点点浸透了四月的毛边宣纸……

这个时节走出去,像走进了一幅绿意盈盈的油画里。所有绿色的植物都在茁壮生长,山绿得耀眼,柳树垂下了万条丝绦,杨树张开了叶子的翅膀。嫩绿,深绿,翠绿,草绿,橄榄绿,薄荷绿,墨绿……好像无数的绿汇成了一条河在四月里肆意流淌!

远山如黛,近水如画,四月里每一条柳枝都像一首诗,它们在春风里婀娜飘摇,先是二月春风裁剪出的浅绿,再是柳条百尺拂银塘的深绿,紧接着就是数枝门柳低衣桁的墨绿,而这绿像一本小说里的主线串起了整个春天的美好。

这个时节,绿意盎然的还有田地里的麦苗,它们蛰伏了一个冬天,终于在四月的阳光里挣脱了束缚。看吧,它们无拘无束地生长着,叶片碧绿得喜人,一畦畦麦苗像绿色的地毯,春风拂过,那起伏的绿浪一层层涌过去,像涌到了天尽头一般。

四月春意盎然的灵魂不是花朵的灿烂辉煌,而是那些铺天盖地的绿意。你看吧,这些绿从一棵小草的头顶开始蔓延,它们肆意地攀爬蔓延,桃花谢了,长出了翠绿的叶子,杨树也抖落了那些褐色的“毛毛虫”,穿上了绿色的外衣,那绿层层叠叠的,慢慢地就覆盖了河流两岸,放眼望去,苍翠一片。

我怎么形容这些绿呢?四月的绿是大自然的神奇妙笔,像天地间倾倒了绿色的油彩瓶,也像小孩子画画时不小心多涂了一层绿色的染料,这绿,绿得深厚;这绿,绿得深沉。从小草的嫩绿到柳条的翠绿,再到杨树叶的碧绿,这绿连绵不绝,这绿惊心动魄,仿佛给天空都涂上了绿色的颜料。

当四月的绿意笼罩大地,田野阡陌上就热闹起来,或深或浅,点点滴滴、丝丝缕缕,那些绿就爬满了山坡,爬到了孩子们放飞的风筝上,也爬到了那些耕牛的叫号里。

